正誼堂全書

和装本

Q1-13
748
106

仁門
號743
卷106

朱子語類輯略卷之三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輯訂　受業諸子參校

力行

學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實祖道

若不用躬行只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用兩日說便盡何用許多年隨著孔子不去不然則孔門諸子皆是獃無能底人矣恐不然也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去理會這箇身心到得做事業時只隨自家分量以應之如由之果賜之達冉求之藝只此便可以從政不用他求若是大底功業便用大聖賢做小底功業便

用小底賢人做各隨他分量做出來如何强得 僩

某此閒講說時少踐履時多事事都用你自去理會自去體察自去涵養書用你自去讀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箇引路底人做得箇證明底人有疑難處同商量而已 僩

人所以易得流轉立不定者只是腳跟不點地 僩

問學如登塔逐一層登將去上面一層雖不問人亦自見得若不去實踏過卻縣空妄想便和最下底層不會理會得 升卿

天理人欲分數有多少天理本多人欲便也是天理裏面做出來雖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問莫是本來全是天理否曰人生都是天理人欲卻是後來沒巴鼻生底 賦

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欲夾雜者學者須要於此體認省察之 椿

大抵人能於天理人欲界分上立得腳住則儘長進在 祖道

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管說幾字然辨之 大雅

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

人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凡人不進便退也譬如劉項相拒於滎陽成

舉開彼進得一步則此退一步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
初學則要牢劄定腳與他捱捱得一毫去則逐旋捱將
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 祖道
人只是此一心今日是明日非不是將不是底換了是底
今日不好明日好不是將好底換了不好底只此一心
但看天理私欲之消長如何爾以至千載之前千載之
後與天地相爲始終只此一心讀書亦不須牽連引證
以爲工如此纏繞皆只是爲人若實爲己則須是將己
心驗之見得聖賢說底與今日此心無異便是工夫 大雅
義理身心所自有失而不知所以復之富貴身外之物求
之惟恐不得縱使得之於身心無分毫之益況不可必
得乎若義理求則得之能不喪其所有可以爲聖爲賢
利害甚明人心之公每爲私欲所蔽所以更放不下但
常常以此兩端體察若見得時自須猛省急擺脫出來
閎祖
事無大小皆有義利今做好底事了其間更包得有多少
利私在所謂以善爲之而不知其道皆是也 祖道
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 燾
人只有一箇公私天下只有一箇邪正 敬仲
將天下正大底道理去處置事便公以自家私意去處之

凡事只去看箇是非假如今日做得一件事自心安而無
便私倜
疑便是是處一事自不信便是非處壽昌
講學固不可無須是更去自己分上做工夫若只管說不
過一兩日都說盡了只是工夫難且如人雖知此事不
是不可爲忽然無事又自起此念又如臨事時雖知其
不義不要做又卻不知不覺自去做了是如何又如好
事初心本是要做又卻終不肯做是如何蓋人心本善
方其見善欲爲之時此是眞心發見之端然纔發便被
氣稟物欲隨卽蔽錮之不致他發此須自去體察存養

看得此最是一件大工夫廣
佛經云佛爲一大事因緣出見於世聖人亦是爲這一大
事出來這箇道理雖人所固有若非聖人如何得如此
光明盛大你不曉得底我說在這裏教你曉得你不會
做底我做下樣子在此與你做只是要扶持這箇道理
教他常立在世間上挂天下挂地常如此端正才一日
無人維持便傾倒了少間腳挂天頭挂地顚倒錯亂便
都壞了所以說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
帝寵綏四方天只生得你付得這道理你做與不做卻
在你做得好也由你做得不好也由你所以又爲之立

君師以作成之既撫養你又教導你使無一夫不遂其
性如堯舜之時眞箇是寵綏四方只是世間不好底人
不定畧底事才遇堯舜都安貼平定了所以謂之克相
上帝蓋助上帝之不及也自秦漢以來講學不明世之
人君固有因其才智做得功業然無人知明德新民之
事君道閒有得其一二而師道則絕無矣卓
同

教導後進須是嚴毅然亦須有以興起開發之方得只恁
嚴徒拘束之亦不濟事道
某嘗言今教導之法皆失眞無一箇人曉得說道理底盡
夫

說錯了說從別處去做文章底也只學做那不好底文
章做詩底也不識好詩以至說禪底也不是他元來佛
祖底禪修養者也非老莊之道無有是者
事無非學文
蔚

或說事多日世事無時是了且揀大段無甚緊要底事不
要做又逐旋就小者又揀出無緊要底不要做先去其
麤卻去其精磨去一重又磨一重天下事都是如此且
如中庸說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先且就
睹處與聞處做了然後就不覩不聞處用工方能細密
而今人每每跳過一重做事睹處與聞處元不曾有工
夫卻便去不睹不聞處做可知是做不成下稍一齊擔

閣且如屋漏暗室中工夫如何便做得須從十目所視
十手所指處做起方得明
作
且須立箇麤底根腳卻正好著細處工夫今人於無義理
底言語儘說了無義理底事儘做了是於麤底根腳猶
未立卻求深微縱理會得干己甚事升卿
多是要求濟事而不知自身已不立事決不能成人自心
若一毫私意未盡皆足以敗事如上有一點黑下便有
一撲黑上有一毫差下便有尋丈差今若見得十分透
徹待下稍過事轉移也只做得五六分若今便只就第
四五著理會下稍如何賀孫

要做好事底心是實要做不好事底心是虛被那虛底在
裏夾雜便將實底一齊打壞了賀孫
須是信得及這件物事好笑不信便了不得士毅
今人未有所見時直情做去都不見得一有所見始覺所
爲多有可寒心處砥
作事若顧利害其終未有不陷於害者可學
無所爲於前無所冀於後燾
古人臨事所以要回互時是一般國家大事係死生存亡
之際有不可直情徑行處便要權其輕重而行之今則
事事用此一向回互至於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歟是

甚意思　璘

人最不可曉有人奉身儉嗇之甚充其操上食槁壤下飲黃泉底卻只愛官職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他只緣私欲不能克臨事只見這箇重都不見別箇了或云似此等人分數勝己下底日不得如此說才有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數論他只愛官職便弒父與君也敢 夔孫

古人尊貴奉之者愈備則其養德也愈善後之奉養備者賊之而已矣方

爲氣血所使者只是各氣惟於性理說話涵泳自然臨事有別處 季札

須是慈祥和厚爲本如勇決剛果雖不可無然用之有處 所德明

周旋回護底議論最害事 升卿

事至於過當便是僞 壽

避俗只是見不透 方

叔蒙問程子說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若是有一項合委曲而不可以直遂者這不可以爲避嫌曰自是道理合如此如避嫌者卻是又怕人道如何這卻是私意如十起與不起便是私這便是避嫌只是他見得這意思已是大段做工夫大段會省察了又如人遺之

千里馬雖不受後來薦人未嘗忘之後亦竟不薦不薦自是好然於心終不忘便是喫他職奉意思不過這便是私意又如今立朝明知這箇是好人當薦舉之卻緣平日與自家有恩意往來不是說親戚親戚自是礙法但以相熟遂避嫌不舉他又如有某人平日與自家有怨到得當官彼卻有事當治卻怕人說道因前怨治他遂休了如此等皆蹉過了賀孫

因說人心不可狹小其待人接物胷中不可先分厚薄有所別異日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故令規模寬闊使人人各得盡其情多少快活大雅

問待人接物隨其情之厚薄輕重而爲酬酢邪一切不問而待之以厚邪曰知所以處心持己之道則所以接人待物自有準則人傑

事有不當耐者豈可全學耐事升卿

學者須要有廉隅牆壁便可擔負得大事去如子路世間病痛都沒了親於其身爲不善直是不入

人之所以戚戚於貧賤汲汲於富貴只緣不見這道理若見得這箇道理貧賤不能損得富貴不能添得

學耐事其弊至於苟賤不廉升卿

以小惠相濡沫覺見氣象不好方

作事先要成所以常恩恩方
義理人心之所同然人去講求卻易為力舉業乃分外事
倒是難做可惜舉業壞了多少人賀孫
士人先要分別科舉與讀書兩件孰輕孰重若讀書上有
七分志科舉上有三分猶自可若科舉七分讀書三分
將來必被他勝卻況此志全是科舉所以到老全使不
著蓋不關為己也聖人教人只是為己泳
專做時文底人他說底都是聖賢說話且如說廉他且會
說得好說義他也會說得好待他身做處只自不廉只
自不義緣他將許多話只是就紙上說廉是題目上合
說廉義是題目上合說義都不關自家身己些子事賀孫
告或人曰看今人心下自成兩樣如何卻專向功名利祿
底心去卻全背了這箇心不向道理邊來公今赴科舉
是幾年公文字想不為不精以公之專一理會做時文
宜若一舉便中高科登顯仕都了到今又卻不得亦可
自見得失不可必如此若只管沒溺在裏面都出頭不
得下稍只管衰塌若將這箇自在一邊須要去理會道
理是要緊待去取功名卻未必不得孟子曰自暴者不
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
暴也非禮義是專道禮義是不好世上有這般人惡人

做好事只道人做許多模樣是如何這是他自恁地麤
暴了這箇更不通與他說到得自棄底也自道義理是
好也聽人說也受人說只是我做不得任你如何只是
我做不得這箇是自棄終不可與有爲故伊川說自暴
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拒之以不信只是
說道沒這道理絕之以不爲是知有道理自割斷了不
肯做自暴者有强悍意自棄者有懦弱意　賀孫

諸或人曰公且道不去讀書專去讀些時文下稍是要做
甚麼人却試屢試不得到老只恁地衰颯了沈浮鄉曲
閒若因時文做得一箇官只是恁地鹵莽都不說著要
爲國爲民興利除害盡心奉職心心念念只要做得向
上去便逐人背後鑽刺求舉覓薦無所不至　賀孫

士人亦有略知向者然那下重掉不得如何知此下事如
今凝神靜慮積日累月如此尚只今日見得一件明日
見得一件未有廓然貫通處況彼千條萬緒支離其心
未嘗一日用其力於此者耶方

說修身應舉重輕之序因謂今有恣爲不忠不孝冒廉恥
犯條貫非獨他自身不把作差異事有司也不把作差
異事到得鄉曲鄰里也不把作差異事不知風俗如何
壞到這裏可畏某都爲之寒心　賀孫

不赴科舉也是匹似閒事如今人纔說不赴舉便把做掀
天底大事某看來才著心去理會少閒於那邊便自沒
緊要不知是如何看許多富貴榮達都自輕了如郭子
儀二十四考中書做許大功名也只是如此賀孫
問科舉之業妨功日程先生有言不患妨功惟恐奪志大雅
以科舉爲爲親而不爲爲己之學只是無志以舉業爲妨
實學不知曾妨飲食否只是無志也方
舉業亦不害爲學前輩何嘗不應舉只緣今人把心不定
所以有害才以得失爲心理會文字意思都別了閎祖
嘗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
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得失利害
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
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耶伯羽
宜之云許叔重太貪作科舉文字曰既是家貧親老未免
應舉亦當好與他做舉業舉業做不妨只是先以得失
橫置胷中卻害道可學
或問科舉之學曰做舉業不妨只是把他格式隱括自家
道理都無那追逐時好回避忌諱底意思便好學蒙
向來做時文只麤疏恁地直說去意思自周足且是有氣
魄近日時文只屈曲纖巧少刻墮在裏面只見意氣都衰

塌了也是教化衰風俗壞到這裏是怎生　賀孫

今人皆不能修身方其爲士則役役求仕既仕則復患祿之不加趨走奔馳無一日閒何如山林布衣之士道義足於身則何物能嬰之哉　壽昌

當官勿避事亦勿侵事　升卿

孔孟周程

此道更前後聖賢其說始備自堯舜以下若不生箇孔子後人去何處討分曉孔子後若無箇孟子也未有分曉孟子後數千載乃始得程先生兄弟發明此理今看來漢唐以下諸儒說道理見在史策者便直是說夢只有箇韓文公依稀說得略似耳　文蔚

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唐子西嘗於一郵亭梁閒見此語季通云天先生伏羲堯舜文王後不生孔子亦不得後又不生孟子亦不得二千年後又不生二程亦不得力

孔子天地閒甚事不理會過若非許大精神亦吞許多不得一日因話又說今覺見朋友閒都無大精神　文蔚

戰國秦漢閒孔子言語存者尚多有之如孟子所引仁不可爲衆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又如劉向所引之類

或問孔子當衰周時可以有爲否曰聖人無有不可爲之

事只恐權柄不入手若得權柄在手則兵隨印轉將逐符行近溫左氏傳見定哀時煞有可做底事問固是聖人無不可爲之事聖人有不可爲之時否曰便是聖人無不可爲之時若時節變了聖人又自處之不同又問孔子當衰周豈不知時君必不能用己曰聖人卻無此心豈有逆料人君能用我與否到得後來說吾不復夢見周公與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時聖人亦自知其不可爲矣但不知此等話是幾時說據陳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時是獲麟之年那時聖人猶欲有爲也廣

問看聖人汲汲皇皇不肯沒身逃世只是急於救世不能廢君臣之義至於可與不可臨時依舊裁之以義曰固是但未須說急於救世自不可不仕又問若據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等語卻似長沮桀溺之徒做得是曰此爲學者言之聖人做作又自不同又問聖人亦明知世之不可爲否曰也不是明知不可但天下無不可爲之時苟可以仕則仕至不可處便止如今時節臺諫固不可做州縣也自做得到得居位守職卻教自家枉道廢法雖一簿尉也做不得便著去位之道某嘗疑誅少正卯無此事出於齊魯陋儒欲尊夫子之道

而造爲之說若果有之則左氏記載當時人物甚詳何
故有一人如許勞攘而略不及之史傳閒不足信事如
此者甚多　僩

問自孔子後何故無聖人曰公且看三代而下那件不薄
文章字畫亦可見只緣氣自薄　浩

鼈山謂孔子如知州孟子如通判權州也是如此通判權
州畢竟是別人事須著些力去做始得廣

問顏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恢廓孟子合下大只是
未粹要索學以充之此莫是才具有異曰然孟子覺有
動蕩底意思　可

學

部漢臣問顏淵仲尼不同曰聖人之德自是無不備其次
則自是易得不備如顏子已是煞周全了只比之聖人
更有些未完如仲弓則偏於涵篤而少顏子剛明之意
若其他弟子未見得只如曾子則大抵偏於剛毅這終
是有立腳處所以其他諸子皆無傳惟曾子獨得其傳
到子思也恁地剛毅孟子也恁地剛毅惟是有這般人
方始湊合得著惟是這剛毅等人方始立得定子思別
無可考只孟子所稱如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
首再拜而不受如云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類這

是甚麼樣剛毅賀孫

孔門只一箇顏子合下天資純粹到曾子便過於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不是剛勁有腳跟底人定立不住

曾點開闊漆雕開深穩振

曾子父子相反參合下不曾見得只從日用閒應事接物上積累做去及至透徹那小處都是自家底了點當下見得甚高做處卻又欠闕如一座大屋只見廳堂大槩裏面房室元不曾經歷所以喪考其行而有不掩卒歸於狂儒

曾子說話盛水不漏敬仲

孔門弟子如子貢後來見識煞高然終不及曾子如一唯之傳此是大體畢竟他落腳下手立得定壁立萬仞觀其言如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可以託六尺之孤士不可以不弘毅之類故後來有子思孟子其傳永孟子氣象尤可見士毅

子張是箇務外底人子游是箇高簡虛曠不屑細務底人子夏是箇謹守規矩嚴毅底人因觀荀子論三子之賤儒亦是此意蓋其末流必至是也僩

子路全義理管仲全功利振

看來人全是資質韓退之云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

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此說甚好看來資質定了其爲學也只就他資質所尚處添得些小好而已所以學貴公聽並觀求一箇是當處不貴徒執己自用今觀孔子諸弟子只除了曾顏之外其他說話便皆有病程子諸門人上蔡有上蔡之病龜山有龜山之病和靖有和靖之病無有無病者或問也是後來做工夫不到故如此曰也是合下見得不周徧差了又曰而今假令親見聖人說話盡得聖人之言不差一字若不得聖人之心依舊差了況猶不得其言若能得聖人之心則雖言語各別不害其爲同如曾子說話比之孔子又自不同子思傳曾子之學比之曾子其言語亦自不同孟子比之子思又自不同然自孔子以後得孔子之心者惟曾子子思孟子而已後來非無能言之士如揚子雲法言模倣論語王仲淹中說亦模倣論語言愈似而去道愈遠直至程子方略明得四五十年爲得聖人之心然一傳之門人則已皆失其眞矣

孟子比之孔門原憲謹守必不似他然他不足以及人不足以任道孟子便據當得事涪

鄧子禮問孟子恁地而公孫萬章之徒皆無所得曰也只

是逐孟子上上下下不曾自去理會又曰孔子於門人
恁地提撕警覺尚有多少病痛賀孫

周子看得這理熟縱橫妙用只是這數箇字都括盡了周
子從理處看邵子從數處看都只是這理砥曰畢竟理
較精粹曰從理上看則用處大數自是細碎砥

問明道之學後來固別但其本自濂溪發之只是此理推
廣之耳但不如後來程門受業之多曰當時既无有人
知無人往復只得如此可學

濂溪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純則以爲官業過人見其有
山林之志則以爲襟裒洒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

者惟程太中獨知之這老子所見如此宜其生兩程子
也只一時程氏類多好人舉橫渠祭太中弟云父子參
點又祭明道女兄云見伯淳言汝讀孟子有所見死生
鬼神之蘊無不洞曉今人爲卿相大臣者尚不能知先
生笑曰此事是識富公寶問韓公一家氣象如何曰韓
公天資高但學識淺故只做得到那田地然其大綱皆
正又云明道當初想明得煞容易便無那渣滓只一再
見濂溪當時又不似而今有許多言語出來不是他天
資高見得易如何便明得德明問遺書中載明道語便
自然洒落明快曰自是他見得容易伊川易傳卻只管

修改晚年方出其書若使明道作想無許多事德明

汪端明嘗言二程之學非全資於周先生者蓋通書人多忽略不曾考究今觀通書皆是發明太極書雖不多而統紀已盡二程蓋得其傳但二程之業廣耳僩

明道語宏大伊川語親切方

明道說話一看便好轉看轉好伊川說話初看未甚好久看方好義剛

明道會看釋老書伊川則莊列亦不曾看先生云後來須著看不看無緣知他道理

因論司馬文呂諸公當時尊伊川太高自宰相以下皆要來聽講遂致蘇孔諸人紛紛曰宰相尊賢如此甚好自是諸人難與語只如今賭錢吃酒等人正在無禮你卻將禮記去他邊讀如何不致他惡楊

有咨伊川著書不以示門人者再三誦之先生不以爲然也因坐復歎先生曰公恨伊川著書不以示人某獨恨當時提撕他不緊故當時門人弟子布在海內炳如日星自今觀之皆不滿人意只今易傳一書散滿天下家置而人有之且道誰會看得他箇果有得其意者否果會有行得他箇否道夫

聞伯夷柳下惠之風者頑廉薄敦皆有興起此孟子之善

想像者也孔子元氣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此程夫子之善想像者也今之想像大程夫子者當識其初年之嚴毅晚年又濟以寬平處豈徒想像而已哉必還以驗之吾身者如何也若言論風旨則誦其詩讀其書字字而訂之句句而議之非惟求以得其所言之深旨則併與其風範氣象得之矣大雅

書無所不讀事無所不能若作强記多能觀之誠非所以形容有道之君子然在先生分上正不妨書之當讀者無所不讀欲其無所不察也事之當能者無所不能以其無不通也觀其平日辯異端闢鄙說如此之詳是豈不讀其書而以耳剽決之耶至於鄙賤之事雖瑣屑煞孰非天理之流行者但此理既得自然不習而無不能耳故孔子自謂多能鄙事但以爲學者不當自是以求之故又曰不多也今欲務於强記多能固非所以爲學然事物之間分別太甚則有修飭邊幅簡忽細故之病又非所以求盡心也鍋

叔器問橫渠似孟子否曰一人是一樣規模各不同橫渠嚴密孟子宏闊孟子是箇有規矩底康節安卿曰他宏闊中有縝密處每常於所謂不見諸侯何也曰不敢也

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此兩處見得他存心甚畏謹守義甚縝密曰固是至之曰孟子平正橫渠高處太高僻處太僻曰是義剛

橫渠儘會做文章如西銘及應用之文如百椀鐙詩甚敏到說話卻如此難曉伯關西人語言自如此賀孫

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洽橫渠之學苦心力索之功深端蒙

橫渠之於程子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　名淵

問孔子六經之書盡是說道理內實事故便覺得此道大自孟子以下如程張之門多指說道之精微學之要領與天下手處雖甚親切易見然被他開了四至便覺規模狹了不如孔子六經氣象大曰後來緣急欲人曉得故不得不然然亦無他不得若無他說破則六經雖大學者從何處入頭橫渠最親切程氏規模廣大其後學者少有能如橫渠輩用工者近看得橫渠用工最親切直是可畏學者用工須是如此親切更有一說奉祀老兄言語更多些三更須刪削見簡潔處方是大雅今且須看孔孟程張四家文字方始講究得著實其他諸子不能無過差也　理

周子之書

太極圖只是一箇實理一以貫之端蒙

太極分開只是兩箇陰陽括盡了天下物事

無極而太極只是說無形而有理所謂太極者只二氣五行之理非別有物爲太極也又云以理言之則不可謂之有以物言之則不可謂之無僩

問無極而太極極是極至無餘之謂無極是無之至至無之中乃至有存焉故云無極而太極曰本只是箇太極只爲這本來都無物事故說無極而太極如公說無極恁地說卻好但太極說不去曰有字便是太字地位曰將有字訓太字不得太極只是箇理曰至無之中乃萬物之至有也曰亦得問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注太極者本然之妙動靜者所乘之機太極只是理理不可以動靜言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理寓於氣不能無動靜所乘之機乘如乘載之乘其動靜者乃乘載在氣上不覺動了靜靜了又動曰然又問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那箇動又從上面靜生下上面靜又是上面動生來今姑把這箇說起曰然又問以質而語其生之序不是相生否只是陽變而助陰故生水陰合而陽盛故生火木金各從其類故在左右曰水陰根陽火陽根陰錯綜而生其端是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到得運

行處便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又生水水又
生木循環相生又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都是這
箇物事因曰這箇太極是箇大底物事四方上下曰宇
古往今來曰宙無一箇物似宇樣大四方去無極上下
去無極是多少大無一箇物似宙樣長遠亙古亙今往
來不窮自家心下須常認得這意思問此是誰語曰此
是古人語象山常要說此語但他說便只是這箇又不
用裏面許多節拍卻只守得箇空蕩蕩底公更看橫渠
西銘初看有許多節拍卻似狹充其量是甚麼樣大合
下便有箇乾健坤順意思自家身己便如此形體便是

這箇物事性便是這箇物事同胞是如此吾與是如此
主腦便是如此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
幼又是做工夫處後面節節如此於時保之子之翼也
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其品節次第又如此橫渠這般
說話體用兼備豈似他人只說得一邊問自其節目言
之便是各正性命充其量而言之便是流行不息曰然
又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曰此是聖人修道
之謂教處因云今且須涵養如今看道理未精進便須
於尊德性上用功二者須相趲迫庶得互相振策出來若能德性常
用功二者須相趲迫庶得互相振策出來若能德性常

尊便恁地廣大便恁地光輝於講學上須更精密見處須更分曉若能常講學於本原上又須好覺得年來朋友於講學上卻說較多於德性上說較少所以講學處不甚明了賀孫

或問太極曰未發便是理已發便是情如動而生陽便是情

問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曰這不可說道有箇始他那有始之前畢竟是箇甚麼他自是做一番天地了壞了後又恁地做起來那箇有甚窮盡某自五六歲便煩惱道天地四邊之外是什麼物事見人說四方無邊某思量也須有箇盡處如這壁相似壁後也須有什麼物事其時思量得幾乎成病到而今也未知那壁後是何物或舉天地相依之說云只是氣曰亦是古如此說了素問中說黃帝曰地有憑乎岐伯曰火氣乘之是說那氣浮得那地起來這也說得好義剛

問太極圖何以不言禮智而言中正莫是此圖本爲發明易道故但言中正是否曰亦不知是如何但中正二字較有力閎祖

或求先生揀近思錄先生披數版云也揀不得久之乃曰無極而太極不是說有箇物事光輝輝地在那裏只是

說這裏當初皆無一物只有此理而已既有此理便有此氣既有此氣便分陰陽以此生許多物事惟其理有許多故物亦有許多以小而言之則無非是天地之事以大而言之則君臣父子夫婦朋友無非是天地之事只是這一箇道理所以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而今看他說這物事這機關一下撥轉後卒乍欄他不住聖人所以一日二日萬幾兢兢業業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只是大化恁地流行隨得是便好隨得不是便喝他不住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所以昨日說西銘都相穿透所以太極圖說五

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二氣交感所以化生萬物這便是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只是說得有詳略有急緩只是這一箇物事所以萬物到秋冬時各自收斂閉藏忽然一下春來各自發越條暢這只是一氣一箇消一箇息只如人相似方其默時便是靜及其語時便是動那箇滿山青黃碧綠無非是這太極所以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皆是那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所以周先生太極通書只是滾這許多句繼之者善是動處成之者性是靜處繼之者善是

流行出來成之者性則各自成箇物事繼善便是元亨成性便是利貞及至成之者性各自成箇物事恰似造化都無可做了及至春來又流行出來又是繼之者善譬如禾穀一般到秋斂冬藏千條萬緒各自成一箇物事了及至春又各自發生出以至人物以至禽獸皆是如此且如人方其在胞胎中受父母之氣則是繼之者善及其生出又自成一箇物事成之者性也既成其性又自繼善只是這一箇物事今年一年生了明年又生出一副當物事來又繼之者善又成之者性只是這一箇物事滾將去所以仁者見之謂之仁只是見那發生處智者見之謂之智只是見那成性處到得百姓日用而不知則不知這事物矣所以易只是箇陰陽交錯千變萬化故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聖人所以說出來時只是使人不迷乎利害之途又曰近思錄第二段說誠無為幾善惡誠無為只是自然有實理恁地不是人做底都不犯手勢只是自然一箇道理恁地幾善惡則是善裏面便有五性所以為聖所以為賢只是這箇又曰下面說天下大本天下達道未發時便是靜已發時便是動方其未發便有一箇體在那裏了及其已發便有許

多用出來少閒一起一倒無有窮盡若靜而不失其體
便是天下之大本動而不失其用便是天下之達道然
靜而失其體則天下之大本便錯了動而失其用則天
下之達道便乖了說來說去只是這一箇道理義剛
周子畫下太極圖若無通書卻教人如何曉得故太極圖
得通書則始明大雅
直卿云通書便可上接語孟日比語孟較分曉精深結構
得密語孟說得較闊方子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此統言一箇流行本源乾
道變化各正性命誠之流行出來各自有箇安頓處如

爲人也是這箇誠爲物也是這箇誠故曰誠斯立焉蓋
如水其出只一源及其流出來千派萬別也只是這箇
水端蒙
問陰陽氣也何以謂形而下者曰既曰氣便是有箇物事
此謂形而下者又問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何以分繼善
成性爲四截曰繼成屬氣善性屬理性已兼理氣善則
專指理又曰理受於太極氣受於二氣五行楠
問誠是五常之本曰誠是通體地盤方子
問果而確果者陽決確者陰守曰此只是一事而首尾相
應果而不確即無所守確而不果則無決二者不可偏

廢猶陰陽不可相無也　銖

濂溪言誠無爲幾善惡才誠便行其所無事而幾有善惡之分於此之時宜當窮察識得是非其初有毫忽之微至於窮察之久漸見充越之大天然有箇道理開裂在那裏此幾微之決善惡之分也若於此分明則物格而知至知至而意誠意誠而心正身修而家齊國治天下平如激湍水自己不得如田單火牛自止不住　寓

問性者獨得於天如何言獨得曰此言聖人合下清明完具無所虧失此是聖人所獨得者此對了復字說復者已失而反其初便與聖人獨得處不同安字對了執字說執是執持安是自然大率周子之言枰等得輕重極是合宜因問周子之學是自得於心還有所傳授否曰也須有所傳授渠是陸詵壻溫公涑水記聞載陸詵事是箇篤實長厚底人　銖

問通書言誠者五其義同否曰當隨所在看曰神只是以妙言之否曰是且說感而遂通者神也橫渠謂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因指造化而言曰忽然在這裏又忽然在那裏便是神曰在人言之則如何曰知覺便是神觸其手則手知痛觸其足則足知痛便是神神應故妙　淳

問誠精故明先生引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釋之卻是自明

而誠曰便是看得文字麤疏周子說精字最好誠精者
直是無些夾雜如一塊銀更無銅鉛便是通透好銀故
只當以清明釋之志氣如神卽是至誠之道可以前知
之意也人傑因曰凡看文字緣理會未透所以有差若
長得一格便又看得分明曰便是說倒了人傑
問通書解論周子止於四象以爲水火金木如何曰周子
只推到五行如邵康節不又從一分爲二極推之至於
十二萬四千縱橫變化無所不可如漢儒將十二辟卦
分十二月康節推又別可學
問無思本也思通用也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不知聖人
是有思耶無思耶曰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必思而後
無不通是睿時舉云聖人寂然不動是無思才感便通
特應之耳曰聖人也不是塊然由人撥後方動如莊子
云推而行曳而止之類只是才思便通不待大故地思
索耳時舉因云如此則是無事時都無所思事至時才
思而便通耳時舉
幾是事之端緒有端緒方有討頭處這方是用得思楠
舉通書言通微無不通舉李先生曰梁惠王說好色孟子
便如此說說好貨便如此說說好勇便如此說皆有箇
道理便說將去此是盡心道理當時不曉今乃知是無

不通底道理方

賀又問志伊尹之志乃是志於行曰只是不志於私今人仕宦只爲祿伊尹卻祿之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也又云雖志於行道若自家所學元未有本領如何便能學而措之天下又須有那地位若身處貧賤又如何行然亦必自修身始修身齊家然後達諸天下也又曰此箇道理緣爲家家分得一分不是一人所獨得而專者經世濟物古人有這箇心若只是我自會得自卷而懷之卻是私德明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志固是要立得大然其中又自有先後緩急之序致廣大而盡精微若曰未到伊尹田地做未得不成塊然喫飯都不思量天下之事若是見州郡所行事有不可人意或百姓遭酷虐自家窒不惻然動心若是朝夕憂慮以天下國家爲念又那裏教你恁地來或曰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蓋有並行而不相悖者如此方得曰然便是怕人倒向一邊去今人若不塊然不以天下爲志便又切切然理會不干己事如世間一樣學問專理會典故世務便是如此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不成只恁地空說裏面有幾多工夫

問通書注云而其制作之妙眞有以得乎聲氣之元不知而今尚可尋究否曰今所爭祇是黃鐘一宮耳這裏高則都高這裏低則都低蓋難得其中耳問胡安定樂如何曰亦是一家　賜

杜游問濂溪言道至貴者不一而足曰周先生是見世間愚輩爲外物所搖動如墮在火坑中不忍見他故如是說不一世人心不在設子裏如發狂相似只是自不覺渾閒只是權謫功利之淵藪二三十年後其風必熾爲害不小某六七十歲居此世不久且夕便死只與諸君子在此同說後來必驗　節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濂溪看得活方子

聖人之蘊因卦以發易本未有許多道理因此卦遂將許多道理搭在上面所謂因卦以發者也　至

問聖人之精聖人之蘊曰精是精微之意蘊是包許多道理又問伏羲始畫而其蘊亦已發見於此否曰謂之已具於此則可謂之已發見於此則不可方其初畫也未有乾四德意思到孔子始推出來然文王孔子雖能推出意思而其道理亦不出伏羲始畫之中故謂之蘊蘊如衣敝縕袍之蘊是包得在裏面　祇

同福堂

朱子語類輯略卷之三 終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梁濟謙德鄰覆校

侯官陳　濂壽川分校

閩縣薩承流丹洲分校

朱子語類輯略卷之四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輯訂　受業諸子參校

程子之書

問仁何以能包四者曰人只是這一箇心就裏面分爲四者且以惻隱論之本只是這惻隱過當辭遜則爲辭遜不安處便爲羞惡分別處便爲是非若無一箇動底醒底在裏面便也不知羞惡不知辭遜不知是非譬如天地只是一箇春氣發生之初爲春氣發生得過便爲夏收斂便爲秋消縮便爲冬明年又從春起渾然只是一箇發生之氣節

問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曰須先識得元與仁是箇甚物事便就自家身上看甚麼是仁甚麼是義禮智既識得這箇便見得這一箇能包得那數箇若有人問自家如何一箇便包得數箇但應云只爲是一箇問直卿曰公於此處見得分明否曰向來看康節詩見得這意思如謂天根月窟閒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正與程子所謂靜後見萬物皆有春意同故曰仁者與物無對以其無往非仁此所以仁包四德也曰元只是初底便是如木之萌如草之芽其在人知覺然有隱初來底意思便是所以程子謂看雞雛可以觀仁爲是那嫩小底便是仁底意思在問如所謂初來底意思便是不知思慮之萌不得其正時如何曰這便是地頭著賊便是那元字上著賊了如合施爲時便是亨底地頭著賊了如合收斂而不曾收斂時便是利底地頭著賊了如合貞靜而不曾貞靜時便是貞底地頭著賊了以一身觀之元如頭亨便是手足利便是胷腹貞便是那元氣所歸宿處所以人頭亦謂之元首穆姜亦曰元者體之長也今若能知得所謂元之元元之亨元之利元之貞上面一箇元字便是包那四箇下面元字則是偏言則一事者恁地說則大煞分

明了須要知得所謂元之元亨之元利之元貞之元者
蓋見得此則知得所謂只是一箇也道夫
唐傑問近思錄既載鬼神者造化之迹又載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似乎重了曰造化之迹是日月星辰風雨之屬二氣良能是屈伸往來之理益卿
人性無不善雖桀紂之爲窮凶極惡也知此事是惡但則是我要恁地做不奈何便是人欲奪了銖
在物爲理處物爲義理是在此物上便有此理義是於此物上自家處置合如此便是義義便有箇區處揩
問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曰且如這棹子是物於理可以安頓物事我把他如此用便是義友仁
終日乾乾一段從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說起雖是無聲無臭其闔闢變化之體則謂之易然所以能闔闢變化之理則謂之道其功用著見處則謂之神此皆就天上說及說到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是就人身上說上下說得如此子細都說了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又皆是此理顯著之迹看甚大事小事都離了這箇事不得上而天地鬼神萬事萬物都不出此故曰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者無形無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

有狀是此器然謂有此器則有此理有此理則有此器
未嘗相離卻不是於形器之外別有所謂理亙古亙今
萬事萬物皆只是這箇所以說但得道在不係今與後
已與人叔蒙問不出這體用其體則謂之性其用則謂
之道曰道只是統言此理不可便以道爲用仁義禮智
信是理道便是統言此理直卿云道字看來亦兼體用
如說其理則謂之道是指體言又說率性則謂之道是
指用言曰此語上是就天上說下是就人身上說直卿
又云只是德又自兼體用言如通書云動而正曰道用
而和曰德曰正是理雖動而得其正理便是道若動而
不正則不是道和亦只是順理用而和順便是得此理
於身若用而不和順則此理不得於身故下云匪仁匪
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只是此理故又云君子愼動

賀孫

問此一段自浩然之氣以上自是說道下面說神如在其
上如在其左右不知如何曰一段皆是明道體無乎不
在名雖不同只是一理發出是箇無始無終底意林易
簡問莫是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底道理否曰不可如此
類泥著但見梗礙耳某舊見伊川說仁令將聖賢所言
仁處類聚看看來恐如此不得古人言語各隨所說見

意那邊自如彼說這邊自如此說要一一來比并不得
又曰文字且子細逐件理會待看得多自有箇見處林
曰某且要知盡許多疑了方可下手做曰若要知了如
何便得知了不如且就知得處逐旋做去知得一件做
一件知得兩件做兩件貪多不濟事如此用工夫恐怕
輕費了時月某謂少看有功卻多汎汎然多看全然無
益今人大抵有貪多之病初來只是一箇小沒理會下
梢成一箇大沒理會 寓

問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明道又云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
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蓋天下無性外之物本
皆善而流於惡耳如此則惡專是氣稟不干性事如何
說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曰既是氣稟惡便也牽引得那
性不好蓋性只是搭附在氣稟上既是氣稟不好便和
那性壞了所以說濁亦不可不謂之水水本是清卻因
人撓之故濁也僩

問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一段曰人生而靜以上卽是人
物未生時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說性未得此所謂
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者言纔謂之性便
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墜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
矣故曰便已不是性也此所謂在人曰性也大抵人有

此形氣則是此理始具於形氣之中而謂之性纔是說性便已涉乎有生而兼乎氣質不得爲性之本體也然性之本體亦未嘗雜要人就此上面見得其本體元未嘗離亦未嘗雜耳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者言之性不可形容而善言性者不過卽其發見之端而言之而性之理固可默識矣如孟子言性善與四端是也銖問無妄誠之道不欺則所以求誠否曰無妄者聖人也謂聖人爲無妄則可謂聖人爲不欺則不可又問此正所謂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否曰然無妄是自然之誠不欺是著力去做底道理

味道問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曰非無妄故能誠無妄便是誠無妄是四方八面都去得不欺猶是兩箇物事相對寓

明道言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應而已蓋陰陽之變化萬物之生成情僞之相通事爲之終始一爲感則一爲應循環相代所以不已也端蒙

問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程子之意是指心之本體有善而無惡及其發處則不能無善惡也胡五峰云人有不仁心無不仁先生以爲下句有病如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是心之仁也至三月之外未免少有私欲

心便不仁豈可直以爲心無不仁乎端蒙近以先生之意推之莫是五峰不曾分別得體與發處言之否曰只爲他說得不備若云人有不仁心無不仁心有不仁心之本體無不仁則意方足耳端蒙

心生道也人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生道也如何曰天地生物之心是仁人之稟賦接得此天地之心方能有生故惻隱之心在人亦爲生道也謨

明道答橫渠定性未能不動一章明道意言不惡事物亦不逐事物今人惡則全絕之逐則又爲物引將去惟不拒不流汎應曲當則善矣蓋橫渠有意於絕外物而定其內明道意以爲須是內外合一動亦定靜亦定則應物之際自然不累於物苟只靜時能定則動時恐卻被物誘去矣端

問聖人定處未詳曰知止而後有定只看此一句便了得萬物各有當止之所知得則此心自不爲物動曰舜號泣於旻天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當此時何以見其爲定曰此是當應而應當應而應便是定若不當應而應便是亂了當應而不應則又是死了淳

問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太公物來而順

應學者卒未到此奈何曰雖未到此規模也是恁地擴然大公只是除卻私意事物之來順他道理應之且如有一事自家見得道理是恁地卻有箇偏曲底意思要爲那人便是不公便逆了這道理不能順應聖人自有聖人大公賢人自有賢人大公學者自有學者大公又問聖賢大公固未敢請學者之心當如何曰也只要存得這箇在克去私意這兩句是有頭有尾說話大公是包說順應是就裏面細說公是忠使是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順應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道夫

明道以上蔡記誦爲玩物喪志蓋爲其意不是理會道理只是誇多鬪靡爲能若明道看史不蹉一字則意思自別此正爲己爲人之分賀孫

問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情性之正記曰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恐減與盈是禮樂之體本如此進與反卻是用功處否曰減是退讓撙節收斂底意思是禮之體本如此進者力行之謂盈是和說舒散快滿底意思是樂之體如此反者退斂之謂禮主其減卻欲進一步向前著力去做樂主其盈卻須退斂節制收拾歸裏如此則禮減而卻進樂盈而卻反所以爲得情性之正也故曰減而不進則消

盈而不反則亡也因問如此則禮樂相爲用矣曰然銖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這體字是事理合當做處

凡事皆有箇體體皆有箇當然處問是體段之體否曰也

是如此又問如爲朝廷有朝廷之體爲一國有一國之

體爲州縣有州縣之體否曰然是箇大體有格局當做

處如作州縣便合治告訐除盜賊勸農桑抑末作如朝

廷便須開言路通下情消朋黨如爲大吏便須求賢才

去贓吏除暴斂均力役這箇都是定底格局合當如此

做或問云云曰不消如此說只怕人傷了那大體如大

事不曾做得卻以小事爲當急便害了那大體如爲天

子近臣合當謇諤正直又卻恬退寡默及至處鄉里合

當閉門自守躬廉退之節又卻向前要做事這箇便都

傷了那大體如今人議論都是如此合當舉賢才而不

舉而曰我這權勢合當去姦惡而不去而曰不爲已甚

仲思問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曰最是他下得夾持

兩字好敬主乎中義防於外二者相夾持要放下霎時

也不得只得直上去故便達天德伯羽問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直上者無許多人欲牽惹也

道義是箇體用道是大綱說義是就一事上說義是道

中之細分別功是就道中做得功效出來寓

楊問膽欲大而心欲小如何曰膽大是千萬人吾往處天下萬物不足以動其心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皆是膽大心小是畏敬之謂文王小心翼翼曾子戰戰兢兢臨深履薄是也問橫渠言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何如曰此心小是卑陋狹隘事物來都沒奈何打不去只管見礙皆是病如要敬則礙和要仁則礙義要剛則礙柔這裏只看得一箇更著兩箇不得爲敬便一向拘拘爲和便一向放肆沒理會仁便煦煦姑息義便麤暴決裂心大便能容天下萬物有這物則有這道理並行而不相悖並育而不相害寓

仁之道只消道一公字非以公爲仁須是公而以人體之伊川自曰不可以公爲仁世有以公爲心而慘刻不恤者須公而有惻憶之心此功夫卻在人字上蓋人體之以公方是仁若以私欲則不仁矣 僩

公而以人體之爲仁仁是人心所固有之理公則仁私則不仁未可便以公爲仁須是體之以人方是仁公恕愛皆所以言仁者也公在仁之前恕與愛在仁之後公則能仁仁則能愛能恕故也 謨

或問力行如何是淺近語曰不明道理只是硬行又問何以爲淺近曰他只是見聖賢所爲必下硬要依他行這是私意不是當行若見得道理時皆是當恁地行又問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了是如何曰久時將次只是恁地休了

問學者做工夫須以聖人爲標準如何卻說得不立標準曰學者固當以聖人爲師然亦何須得先立標準才立標準心裏便計較思量幾時得到聖人處聖人由地又如何便有箇先獲底心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也只是如此平說教人須以聖賢自期又何須先立標準只恁下著頭做少間自有所至

程子之書二

明道曰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雖且恁去其說蓋曰雖是必有事焉而勿正亦須且恁地把捉操持不可便放下了敬而勿失卽所以中也敬而無失本不是中只是敬而無失便見得中底氣象此如公不是仁然公而無私則仁又曰中是本來底須是做工夫此理方著司馬子微坐亡論是所謂坐馳也他只是要得恁地虛靜都無事但只管要得忘便不忘是馳也明道說張天祺不思量事

然須强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君實又只管念箇中字此又爲中所制縛且中字亦何形象他是不思量事又思量箇不思量底寄寓一箇形象在這裏如釋氏教人便有些是這箇道理如曰如何是佛云云胡亂掉一語教人只管去思量又不是道理又別無可思量心只管在這上行思坐想久後忽然有悟中字亦有何形象又去那處討得箇中心本來是錯亂了又添這一箇物事在裏面這頭討中又不得那頭又討不得如何會討得天禔雖是硬捉又且把定得一箇物事在這裏溫公只管念箇中字又更生出頭緒多他所以說終夜睡不得又曰天禔是硬戳溫公是死守旋旋去尋討箇中伊川卽曰持其志所以教人且就裏面理會譬如人有箇家不自作主卻倩別人來作

主賀孫

伯豐說敬而無失則不偏不倚斯能中矣曰說得慢了只敬而無失便不偏不倚只此便是中

問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何也曰聖人之心虛明便能如此常人記事忘事只是著意之故滈

李德之問明道因修橋尋長梁後每見林木之佳者必起

計度之心因語學者心不可有一事某切謂凡事須思而後通安可謂心不可有一事日事如何不思但事過則不留於心可也明道肚裏有一條梁不知今人有幾條梁柱在肚裏佛家有流注想水本流將去有些滲漏處便留滯（益卿）

或問心要在腔子裏曰人有箇心終日放在那裏去得幾時在這裏孟子所以只管教人求放心今人終日放去一箇心恰似箇無梢工底船流東流西船上人皆不知某嘗謂人未讀書且先收拾得身心在這裏然後可以讀書求得義理而今硬捉在這裏讀書心飛揚那裏去如何得會長進（賀孫）

孛丈問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如何曰易是自然造化聖人本意只說自然造化流行程子是將來就人身上說敬則這道理流行不敬便間斷了前輩引經文多是借來說已意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孟子意是說做工夫處程子卻引來鳶飛魚躍處說自然道理若知得鳶飛魚躍便了此一語（淳）

問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爲化物何也曰己不立則在我無主宰矣雖向好事亦只是見那事物好隨那事物去便是爲物所化（淳）

問主一日做這一事且做一事做了這一事卻做那一事
今人做這一事未了又要做那一事心下千頭萬緒節
問程子謂有主則實曰有主於中外邪不
能入便是虛有主於中理義甚實便是實 淳
問伊川言靜中須有物始得此物云何曰只太極也 治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問曰心之本體湛然虛明無一
毫私欲之累則心德未嘗不存矣把捉不定則爲私欲
所亂是心外馳而其德亡矣曰如公所言則是把捉不
定故謂之不仁今此但曰皆是不仁乃是言惟其不仁
所以致把捉不定也 端蒙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兩句言發於心心定則言必審故的
確而舒遲不定則內必紛擾有不待思而發故淺易而
急迫此亦志動氣之驗也 直卿
安卿問伊川言目畏尖物此理須克去室中率置尖物必
不刺人此是如何曰疑病每如此尖物元不會刺人他
眼病只管見尖物來刺人耳伊川又一處說此稍詳有
人眼病嘗見獅子伊川教他見獅子則捉來其人一面
去捉捉來捉去捉不著遂不見獅子了 寓
問孟子露其才蓋亦時然而已豈孟子亦有戰國之習否
曰亦是戰國之習如三代人物自是一般氣象左傳所

載春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戰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
淳

程子之書三

或問尹和靖言看語錄伊川云某在何必看此此語如何
曰伊川在便不必看伊川不在了如何不看只是門人
所編各隨所見淺深卻要自家分別他是非前輩有言
不必觀語錄只看易傳等書自好天下亦無恁地道理
如此則只當讀六經不當看論孟矣天下事無高無下
無小無大若切己下工夫件件是自家底若不下工夫
擇書來看亦無益先生又言語錄是雜載只如問說一

件話偶然引上經史上便把來編了明日人又隨上面
去看直是有學力方能分曉謙
問遺書中有十餘段說佛處似皆云彤上直內與聖人同
卻有一兩處云要之其直內者亦自不是此語見得甚
分明不知其他所載莫是傳錄之差曰固是纔經李端
伯呂與叔劉質夫記便眞至游定夫便錯可惜端伯與
叔質夫早喪使此三人者在於程門之道必有發明可
學謂此事所係非輕先生盍作一段文字爲辨明之曰
須待爲之因說芮國器嘗云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
如何要排佛曰只爲無二道故著不得他佛法只是作

一無頭話相欺誑故且恁地過若分明說出便窮可學

記錄言語難故程子謂若不得某之心則是記得他底意思今遺書某所以各存所記人之姓名者蓋欲人辨識得耳今觀上蔡所記則十分中自有三分以上是上蔡意思了故其所記多有激揚發越之意游氏所說則有溫純不決之意李端伯所記則平正質夫所記雖簡約然甚明切看得來劉質夫那人煞高惜乎不壽廣

楊志仁問明道說話曰最難看須是輕輕地挨傍他描摸他意思方得若將來解解不得須是看得道理大段熟方可看節

先生問近來全無所問是在此甚做工夫義剛對數日偶看遺書數版入心遂乘興看數日先生曰遺書錄明道語多有只載古人全句不添一字底如曰思無邪如曰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皆是亦有重出者是當時舉此句教人去思量先生語至此整容而誦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曰便是聖人也要神明這箇本是一箇靈聖底物事自家齋戒便會靈聖不齋戒便不靈聖古人所以七日戒三日齋胡叔器曰齋戒只是敬日固是敬但齋較謹於戒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到湛然純一時那肅然警惕也無了義剛

既得後須放開此亦非謂須要放開但謂既有所得自然意思廣大規模開擴若未能如此便是未有得只是守耳蓋以放開與否爲得與未得之驗若謂有意放開則大害事矣上蔡謂周恭叔放開太早此語亦有病也

論遺書中說放開二字先生曰且理會收斂問昨日論橫渠言得尺守尺得寸守寸先生卻云須放寬地步如何曰只是且放寬看將去不要守殺了橫渠說自好但如今日所論卻是太局促了德明

先生問遺書中欲夾持這天理則在德一段看得如何必大對曰中庸所謂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先生默然久乙必大問如何曰此亦說得然只是引證畢竟如何是德曰只是此道理因講習躬行後見得是我之所固有故守而勿失耳曰尋常看據於德如何說必大以橫渠得寸守寸得尺守尺對曰須先得了方可守如此說上依舊認德字未著今且說只是這道理然須長長提撕令在已者決定是做得如此如方獨處默坐未曾事君親接朋友然在我者已渾全是一箇孝弟忠信底人以此做出事來事親則必孝事君則必忠與朋友交則必信不待旋安排蓋存於中之謂德見於事之謂行易曰君子以成德爲行正謂以此德而見諸事耳德成於我

者若有一箇人在內必定孝弟忠信斷不肯爲不孝不
弟不忠不信底事與道家所謂養成箇嬰兒在內相似
凡人欲邊事這箇人斷定不肯教自家做故曰默而成
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謂雖未會說出來時存於心中
者已斷是如此了然後用得戒謹恐懼存養工夫所以
必用如此存養者猶恐其或有時間斷故耳程子所謂
須有不言而信者謂未言動時已渾全是箇如此人然
卻未有迹之可言故曰言難爲形狀又言學者須學文
知道者進德而已有德則不習无不利自初學者言之
他既未知此道理則教他認何爲德故必先令其學文
既學文後知得此道理了方可教其進德聖人教人既
不令其躐等級做進德工夫不令其止於學文而已德
既在已則以此行之耳不待外面勉强旋做故曰有德
則不習无不利凡此工夫全在收斂近裏而已中庸末
章發明此意至爲深切自衣錦尚絅以下皆是只暗暗
地做工夫去然此理自掩蔽不得故曰闇然而日章小
人不會做時已報得滿地人知然實不會做得故曰的
然而日亡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皆是收斂近裏知
這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一句緊一句先生再三誦
此六言曰此工夫似淡而無味然做時卻自有可樂故

不厭似乎簡略然大小精麤秩然有序則又不止於簡而已溫而理溫厚似不可曉而條目不可亂是於有序中更有分別如此人細做工夫故能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夫見於遠者皆本於吾心可謂至近矣然猶以已對物言之知風之自則知凡見於視聽擧動者其是非得失必有所從來此則皆本於一身而言矣至於知微之顯則又說得愈密矣一心至微也然知其極分明顯著學者工夫能如此收斂來方可言德然亦未可便謂之德但如此則可以入德矣其下方言尚不愧於屋漏蓋已能如此做入細工夫知得分明了方能謹獨涵養其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蓋不動不言時已是箇敬信底人了又引詩不顯維德予懷明德德輶如毛言之一章之中皆是發明箇德字然所謂德者實無形狀故以無聲臭終之必

心要活活是生活之活對著死說活是天理死是人欲周流無窮活便能如此營

蔡問程子曰要息思慮思慮息不得只敬便都沒了底

問蘇季明治經傳道一段曰明道只在居業上說忠信便是誠曰誠字說來大如何執捉以進德曰由致知格物

以至誠意處則誠矣曰此是聖人事學者如何用功曰此非說聖人乃是言聖人之學如此若學者則又有說話乾言聖人之學故曰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坤言賢人之學故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忠信便是在內修辭便是在外問何不說事卻說辭曰事尚可欺人辭不可揜故曰言顧行行顧言曰既分聖賢之學其歸如何曰歸無異但著乾所言便有自然底意思坤所言只是作得持守終無自然底氣象正如孔子告顏淵以克己而告仲弓以敬恕曰伊川云敬則無己可克則又與顏淵無異矣曰不必如此看且各就門戶做若到彼處自入得尤好只是其分界自如此可學

呂舍人記伊川說人有三不幸以為有高才能文章亦謂之不幸便是這事乖少閒盡被這些子能解擔閣了一生便無暇子細理會義理只從外面見得些皮膚便說我已會得筆下便寫得去自然無暇去講究那精微被人扯得來大又被人以先生長者目我更不去下問少閒傳得滿鄉滿保都是這般種子橫渠有段說人多為人以前輩見處每事不肯下問壞了一生我窒終是不知此段最好看 僩

問遺書云堯舜幾千年其心至今在何謂也曰此是心之

理今則分明昭昭具在面前淯

問伊川臨終時或曰平生學底正要今日用伊川開目曰說要用便不是此是如何曰說要用便是兩心僩

程先生幼年屢說須要井田封建到晚年又說難行見於世故之多見得事勢不可行淯

暢潛道錄想是他經歷世故之多見得事勢不可行淯

程先生謂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佳莊子云嗜慾深者天機淺此言最善又曰謹禮不透者深看莊子然則莊老之學未可以爲異端而不之講耶曰君子不以人廢言言有可取安得而不取之如所謂嗜慾深者天機淺此語甚的當不可盡以爲虛無之論而妄訾之也謨曰平時慮爲異教所汨未嘗讀莊老等書今欲讀之如何曰自有所主則讀之何害要在識其意所以異於聖人者如何爾謨

外書錄伊川語今僧家讀一卷經便要一卷經中道理受用儒者讀書卻只閒了都無用處又明道嘗至禪房方飯見其趨進揖遜之盛歎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二說如何曰此皆歎辭也前說歎後之學者不能著實做工夫所以都無用處後說歎吾儒禮儀反爲異端所竊取但其閒記錄未精故語意不圓所以爲可疑耳謨

問昨日先生說佛氏但願空諸所有此固不是然既道嘗

說胷中不可有一事如在試院推算康節數明日問之便已忘了此意恐亦是空諸所有底意曰此出上蔡語錄中只是錄得他自意無這般條貫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孟子必有事焉而勿忘何嘗要人如此若是箇道理須著存取只如易繫說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亦只是雖欲從之未由也已之意在他們說便如鬼神變怪有許多不可知底事　德明

張子之書

問無非教也都是道理在上面發見曰然因見禮器中天道至教聖人至德一段與孔子子欲無言一段天地與聖人都一般精底都從那麤底上發見道理都從氣上流行雖至麤的物無非是道理發見天地與聖人皆然倜

問仁體事而無不在曰只是未理會得仁字若理會得這一字了則到處都理會得今未理會得時只是於他處上下文有些相貫底便理會得到別處上下文隔遠處便難理會今且須記取做箇話頭久後自然曉得或於事上見得或看讀別文義卻自知得　道夫

敬子問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求字似有病便有箇先獲底心精義入神自然是能利吾外何待於求

日然當云所以利吾外也倜

問德不勝氣一章曰張子只是說性與氣皆從上面流下來自家之德若不能有以勝其氣則祇是承當得他那所賦之氣若是德有以勝其氣則我之所以受其賦予者皆是德故窮理盡性則我之所受皆天之德其所以賦予我者皆天之理氣之不可變者惟死生修天而已蓋死生修夭富貴貧賤這卻還他氣至義之於君臣仁之於父子所謂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這箇卻須由我不由他了道夫

橫渠云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又曰有外之心不是以合天心蓋天大無外物無不包物理所在一有所遺則吾心爲有外便與天心不相似道夫

林聞一問西銘只是言仁孝繼志述事曰是以父母比乾坤主意不是說孝只是以人所易曉者明其所難曉者耳木之

居甫問心小則百物皆病如何是小曰此言狹溢則事有室礙不行如仁則流於姑息義則入於殘暴皆見此不見彼可學

問顏子心麤之說恐太過否曰顏子比之衆人純粹比之孔子便麤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他細

膩如此然猶有這不善便是麤伊川說未能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便是過一段說得好　淳

問橫渠說客慮多而常心少習俗之心勝而實心未完所謂客慮與習俗之心有分別否曰也有分別客慮是汎汎思慮習俗之心便是從來習染偏勝底心實心是義理底心　僩

問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曰湛一是未感物之時湛然純一此是氣之本攻取如目之欲色耳之欲聲便是氣之欲曰攻取是攻取那物否曰是　淳

問橫渠太虛之說本是說無極卻只說得無字曰無極是該貫虛實清濁而言無極字落在中間太虛字落在一邊了便是難說聖人熟了說出便恁地平正而今把意思去形容他卻有時偏了明道說氣外無神神外無氣謂清者爲神則濁者非神乎後來亦有人與橫渠說橫渠卻云清者可以該濁虛者可以該實卻不知形而上者還他是理形而下者還他是器既說是虛便是與實對了既說是清便是與濁對了問無極且得做無形無象說曰雖無形卻有理又問無極太極只是一物曰本是一物被他恁地說卻似兩物　蘷孫

言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未免分截作兩段事聖人不如

此說只說形而上形而下而已故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蓋陰陽雖是器而與道初不相離耳道與器豈各是一物乎　僩

問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他便把博物多能作聞見之知若如學者窮理豈不由此至德性之知曰自有不由聞見而知者可學

或問橫渠先生清虛一大之說如何曰他是揀那大底說話來該攝那小底卻不知道纔是恁說便偏了便是形而下者不是形而上者須是兼清濁虛實一二小大來看方見得形而上者行乎其間

問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如何曰只看中虛中實字便見本質之異中虛是無事時虛而無物故曰中虛若有物則不謂之中虛自中虛中發出來皆是實理所以曰中實　賜

橫渠云以道體身非以身體道蓋是主於義理只知有義理卻將身只做物樣看待謂如先理會身上利害是非便是以身體道如顏子非禮勿視便只知有禮不知有己耳　僩

橫渠云學者識得仁體後如讀書講明義理皆是培壅且只於仁體上求得一箇眞實卻儘有下工夫處也　謨

邵子之書

康節學於李挺之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毋竟其說此意極好學者當然須是自理會出來便好方

伊川之學於大體上瑩徹於小小節目上猶有疏處康節能盡得事物之變卻於大體上有未瑩處用之云康節善談易見得透徹曰然伊川又輕之嘗有簡與橫渠云堯夫說易好聽今夜試來聽他說看某嘗說此便是伊川不及孔子處只觀孔子便不如此

問近日學者有厭拘檢樂舒放惡精詳喜簡便者皆欲慕邵堯夫之爲人曰邵子這道理豈易及哉他腹裏有這箇學能包括宇宙終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得下今人卻恃箇甚後敢如此因誦其詩云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伯大鋪舒可謂人豪矣大雅

問康節學到不惑處否曰康節又別是一般聖人知天命以理他只是以術然到術之精處亦非術之所能盡然其初只是術耳璘

邵康節看這人須極會處置事被他神閒氣定不動聲氣須處置得精明他氣質本來精明又養得來純厚又不曾枉用了心他用那心時都在緊要上用被他靜極了看得天下之事理精明嘗於百原深山中闢書齋獨處

其中王勝之嘗乘月訪之必見其鐙下正襟危坐雖夜深亦如之若不是養得至靜之極如何見得道理如此精明只是他做得出來須差異季通嘗云康節若做定是四公八辟十六侯三十二卿六十四大夫都是加倍法想得是如此想見他看見天下之事才上手來便成四截了其先後緩急莫不有定動中機會事到面前便處置得下矣康節甚喜張子房以爲子房善藏其用以老子爲得易之體以孟子爲得易之用合二者而用之想見善處事問不知眞箇用時如何曰先時說了須差異須有些機權術數也僩

直卿問康節詩嘗有莊老之說如何曰便是他有些子這箇曰如此莫於道體有異否曰他嘗說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體用自分作兩截曰他又說經綸如何曰看他只是以術去處得這事恰好無過如張子房相似他所以極口稱贊子房也二程謂其粹而不雜以今觀之亦不可謂不雜曰他說風花雪月莫是會點意思否曰也是見得眼前這箇好曰意其有與自家意思一般之意曰也是他有這些子若不是卻淺陋了道夫

問程子謂康節空中樓閣曰是看得四通八達莊子比康節亦髣髴相似然莊子見較高氣較豪他是事事識得

了又卻蹴踏著以爲不足爲康節略有規矩然其詩云
賓朋莫怪無拘檢眞樂攻心不奈何不知是何物攻他
心佐
康節之學近似釋氏但卻又挨傍消息盈虛者言之問擊
壤序中以道觀道等語是物各付物之意否曰然蓋自
家都不犯手之意道是指陰陽運行者言之曰然則與
楊氏爲我之意何異先生笑而不言必大
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爲底人然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
待可做處方試爲之纔覺難便抽身退正張子房之流

論皇極經世乃一元統十二會一會統三十運一運統十
一世一世統三十年一年統十二月一月統三十日一
日統十二辰是十二與三十迭爲用也植
易是卜筮之書皇極經世是推步之書經世以十二辟卦
管十二會綱定時節卻就中推吉凶消長堯時正是乾
卦九五其書與易自不相干方子
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郛郭身者心之區宇物者身之
舟車此語雖說得麤畢竟大概好文蔚
性者道之形體今人只汎汎說得道不曾見得性椿
才卿問性者道之形體曰道是發用處見於行者方謂之

道性是那道骨子性是體道是用如云率性之謂道亦此意

或問康節云能物物則吾爲物中之人伊川曰不必如此說人自是人物自是物伊川說得終是平先生曰會家但做箇好人不怕物不做物

三十六宮都是春易中二十八卦翻覆成五十六卦惟有乾坤坎離大過頤小過中孚八卦反覆只是本卦以二十八卦湊此八卦故言三十六也寓

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直卿云其詩多說閒靜樂底意思太煞把做事了曰這箇未說聖人只顏子之樂亦不恁地看他詩篇篇只管說樂次第樂得來厭了聖人得底如噢飯相似只飽而已他卻如噢酒又曰他都是有箇自私自利底意思所以明道有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之說道夫

先生誦康節詩曰施爲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或問千鈞弩如何曰只是不妄發如子房之在漢謾說一句當時承當者便須百碎道夫

因論學者輕俊者不美樸厚者好因說章惇邢恕當時要學數於康節康節見得他破不肯與之揚因問當時邵傳與章邢使其知前程事時須不至如此之甚曰不可

如此說後又問云使章邴先知之他更是放手做是虎而翼者也又因說康節當時只是窮得天地盈虛消息之理因以明得此數要之天地之理卻自是當知數亦何必知之伊川謂雷自起處起何必推知其所起處惟有孟子見得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但有今日都不須問前面事但自盡明日死也不可知更二三十年在世也不可知只自修何必豫知之楊

康節謂韋子厚曰以君之才於吾之學頃刻可盡但須相從林下一二十年使塵慮消散胷中豁然無一事乃可相授驤

程子門人

看道理不可不子細程門高第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轟下稍皆入禪學去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他們只睹見一截少下面著實工夫故流弊至此義剛

學者氣質上病最難救如程門謝氏便如師也過游與楊便如商也不及皆是氣質上病向見無爲一醫者善用鍼嘗云是病可以鍼而愈惟胎病爲難治必大

蔡云不知伊川門人如此其衆何故後來更無一人見得親切或云游楊亦不久親炙曰也是諸人無頭無尾不會盡心存上面也各家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會得

透如邵康節從頭到尾極終身之力而後得之雖其不
能無偏然就他這道理所謂成而安矣如茂叔先生資
稟便較高他也去仕宦只他這所學自是從合下直到
後來所以有成某看來這道理若不是拚生盡死去理
會終不解得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須是喫些苦
極方得蔡云上蔡也雜佛老曰只他見識又高蔡云上
蔡老氏之學多龜山佛氏之說多游氏只雜佛呂與叔
高於諸公曰然這大段有筋骨惜其早死若不早死也
須理會得到蔡又因說律管云伊川何不理會想亦不
及理會還無人相共理會然康節所理會伊川亦不理
會曰便是伊川不肯理會這般所在賀孫

程門諸子在當時親見二程至於釋氏卻多看不破是不
可曉觀中庸說中可見如龜山云吾儒與釋氏其差只
在杪忽之閒某謂何止杪忽直是從源頭便不同伯豐
問崇正辨如何曰崇正辨亦好伯豐曰今禪學家亦謂
所辨者皆其門中自不以爲然曰不成吾儒守三綱五
常若有人道不是亦可謂吾儒自不以爲然否又問此
書只論其迹曰論其迹亦好伊川曰不若只於迹上斷
畢竟其迹是從那裏出來胡明仲做此書說得明白若
五峯說話中辨釋氏處卻糊塗闢他不倒皇王大紀中

亦有數段亦不分曉當
上蔡之學初見其無礙喜之後細觀之終不離禪底見
解如洒掃應對處此只是小子之始學程先生因發明
雖始學然其終之大者亦不離乎此上蔡於此類處便
說得大了道理自是有小有大有初有終若如此說時
便是不安於其小者初者必知其中有所謂大者方安
爲之如曾子三省處皆只是實道理上蔡於小處說得
亦大了記二先生語云才得後便放開不然只是守此
語記亦未備得了自然開如何由人放開此便是他病
處諸家語錄自然要就所錄之人看上蔡大率張皇不
妥貼更如游楊解書之類多使聖人語來反正如解不
亦樂乎便云學之不講爲憂有朋友講習豈不樂乎之
類亦不自在大率諸公雖親見伊川皆不得其師之說
振

朱公掞文字有幅尺是見得明也方

呂與叔惜乎壽不永如天假之年必所見又別程子稱其
深潛縝密可見他資質好又能涵養某若只如呂年亦
不見得到此田地矣五福說壽爲先者此也友仁

看呂與叔論選舉狀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
進藝定貢法以取賢斂才立試法以試用養才立辟法

以興能備用立舉法以覈實得人立考法以責任考功

先生曰其論甚高使其不死必有可用

上蔡語雖不能無過然都是確實做工夫來道夫

謝自謂去得矜字後來矜依舊在說道理愛揚揚地淳

上蔡云釋氏所謂性猶吾儒所謂心釋氏所謂心猶吾儒

所謂意此說好閎祖

叔器問上蔡說鬼神云道有便有道無便無初看此二句

與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一般而先生前

夜言上蔡之語未穩如何曰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

則無其神便是合有底我若誠則有之不誠則無之道

有便有道無便無便是合有底當有合無底當無上蔡

而今都說得麤了合當道合有底從而有之則有合無

底自是無了便從而無之今卻只說道有便有道無便

無則不可義剛

上蔡曾有手簡云大事未辦李先生謂不必如此死而後

已何時是辦方

草堂先生及識元城龜山龜山之出時已七十歲卻是從

蔡攸薦出他那時覺得這邊扶持不得事勢也極故要

附此邊人所以薦龜山初緣蔡攸與蔡子應說令其薦

舉人才答云太師用人甚廣又要討甚麼人曰緣都是

勢利之徒恐緩急不可用有山林之人可見告他說某只知鄉人鼓山下張舉字柔直其人甚好蔡攸曰家聞子姪未有人教可屈他來否此人即以告張張即從之及教其子弟儼然正師躬子之分異於前人得一日忽開諭其子弟以奔走之事其子弟駭愕即告之曰若有賊來先及汝等汝等能走乎子弟益驚駭謂先生失心以告老蔡老蔡因悟曰不然他說得是蓋京父子此時要喚許多好人出已知事變必至即請張公叩之張言天下事勢至此已不可救只得且收舉幾箇賢人出以爲緩急倚仗耳即令張公薦人張公於是薦許多人歸山在一人之數今歸山墓誌云會有告大臣以天下將變宜急舉賢以存國於是公出正謂此張後爲某州縣一丞到任即知倭人入寇必有自海道至者於是買木爲造船之備踰時果然倭自海入寇科州縣造舟倉卒擾擾油灰木材莫不踊貴獨張公素備不勞而辦以此見知於帥憲知南劍會葉鐵入寇民大恐他即告諭安存之率城中諸富家令出錢米沽酒買肉爲蒸糊之類遂分民兵作三替逐替燕犒酒食授以兵器先一替出城與賊接戰即犒第二替出先替未倦而後替即得助之民大喜遂射殺賊首富民中有識葉鐵者即厚勞之勿

令執兵只令執長鎗上縣白旗令見葉鐵卽以白旗指向之衆上了弩卽其所指而發遂中之後都統任某欲爭功亦讓與之其餘諸盜御得都統之力放賊之叔父以成反閒賀孫

問橫浦語錄載張子韶戒殺不食蟹高抑崇相對故食之龜山云子韶不殺抑崇故殺不可抑崇退龜山問予韶周公何如人對曰周公驅猛獸兼夷狄滅國者五十何嘗不殺亦去不仁以行其仁耳先生曰此特見其非不殺耳猶有未盡須知上古聖人制爲網罟佃漁食禽獸之肉但君子遠庖廚不暴殄天物須如此說方

切事情德明

和靖主一之功多而窮理之功少故說經雖簡約有益學者但推說不去不能大發明在經筵進講少開悟啓發之功紹興初入朝滿朝注想如待神明然亦無大開發處是時高宗好看山谷詩尹云不知此人詩有何好處陛下看他作什麼只說得此一言然只如此說亦何能開悟人主大抵解經固要簡約若告人主須有反覆開導推說處使人主自警省蓋人主不比學者可以令他去思量如孔子告哀公顏子好學之問與答季康子詳略不同此告君之法也　銖

尹子之學有偏處渠所見伊川將朱公掞所鈔語錄去呈
想是他爲有看不透處故伊川云某在何必觀此書蓋
謂不如當面與他說耳尹子後來遂云語錄之類不必
看不知伊川固云某在不必觀今伊川既不在如何不
觀又如云易傳是伊川所自作者其他語錄是學者所
記故謂只當看易傳不當看語錄然則夫子所自作者
春秋而已論語亦門人所記也謂學夫子者只當看春
秋不當看論語可乎　營
湖南一派譬如燈火要明只管挑不添油便明得也卽不
好所以氣局小長汲汲然張筋弩脈方
或說胡季隨才敏曰也不濟事須是確實有志而才敏方
可若小小聰悟亦徒然學蒙
五峰諸子不著心看文字恃其明敏都不虛心下意使要
做大某嘗語學者難得信得及就實上做工夫底人賀孫
　李延平
李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略無隤墮之氣升卿
延平先生氣象好　振
李延平初間也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是磨琢之功在鄉
若不異於常人鄉曲以上底人只道他是箇善人他也
略不與人說待問了方與說賀孫

人性卞急發不中節者當於平日言語動作閒以緩持之
持之久則心中所發自有條理因說李先生行郊外緩
步委蛇如在室中不計其遠嘗隨至人家才相見便都
看了壁上碑文先生俟茶罷卽起向壁立看看了一廳
碑又移步向次壁看看畢就坐其所持專一詳緩如此
初性甚急後來養成至於是也方
李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所居狹隘屋宇卑小及子
弟漸長逐間接起又接起廳屋亦有小書室然甚齊整
瀟洒安物皆有常處其制行不異於人亦嘗爲任希純
教授延入學作職事居常無甚異同類如也眞得龜山

法門方

舊見李先生云初問羅先生學春秋覺說得自好後看胡
文定春秋方知其說有未安處又云不知後來到羅浮
山中靜極後見得又如何某頗疑此說以爲春秋與靜
字不相干何故須是靜處方得工夫長進後來方覺得
這話好蓋理義自有著力看不出處然此亦是後面事
初間亦須用力去理會始得若只靠著靜後聽他自長
進便卻不得然爲學自有許多階級不可不知也如某
許多文字便覺得有箇喫力處尙有此一這病在吾還更
得數年不知又如何斡

孚先生說一步是一步如說仁者其言也訒某當時爲之語云聖人如天覆萬物云云李曰不要如是廣說須窮其言也訒前頭如何要得一進步處方

李先生言事雖紛紛須還我處置方

張南軒

敬夫高明他將謂人都似他纔一說時便更不問人曉會與否且要說盡他箇故他門人敏底祇學得他說話若資質不逮依舊無著摸某則性鈍讀書極是辛苦故尋常與人言多不敢爲高遠之論蓋爲是身曾親經歷過故不敢以是責人爾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今敎者之病多是如此道學者於理有未至處切不可輕易與之說張敬夫爲人明快每與學者說話一切顚倒說出此非不可但學者見未到這裏見他如此說便不復致思亦甚害事某則不然非是不與他說蓋不欲與學者以未至之理耳 枡

王壬問南軒類聚言仁處先生何故不欲其如此曰便是工夫不可恁地如此則氣象促迫不好聖人說仁處固是緊要不成不說仁處皆無用亦須是從近看將去優柔玩味久之自有一箇會處方是工夫如博學審問謹思明辯篤行聖人須說博學如何不教人便從憤獨處

做須是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始得雉
南軒語孟子嘗說他這文字不好看蓋解經不必做文字
止合解釋得文字通則理自明意自足今多去上做文
字少間說來說去只說得他自一片道理經意卻蹉過
了要之經之於理亦猶傳之於經傳所以解經也儞逼
其經則傳亦可無經所以明理也若曉得理則經雖無
亦可嘗見一僧云今人解書如一盞酒本自好被這一
箇來添些水那一人來又添些水大第添來添去都淡
了他禪家儘見得這樣只是他又忒無註解問陸氏之
學恐將來亦無註解去曰他本只是禪幹問嘗看文字
多是虛字上無緊要處最有道理若做文麤疏麤解這
般意思卻恐都不見了曰然且如今說秉彝這箇道理
卻在彝字上秉字下所以莊子謂批大卻導大窾便是
道理都在空處如易說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通便是
空處行得去便是通會便是四邊合湊來處問莊子云
間解牛得養生如何可以養生曰只是順他道理去不
假思慮不去傷著他便可以養生又曰不見全牛只是
見得骨骼自開問莊子此意如何曰也是他見得箇道
理如此問他本是絕滅道理如何有所見曰他也是就
他道理中見得如此因歎曰天下道理各見得恁地剖

折開去多少快活若只鶻突在裏是自欺而已又問老子云三十幅共一轂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亦是此意否曰某也政謂與此一般便也是他看得到這裏幹龍泉簿范伯崇寄書來云今日氣象官無大小皆難於有爲蓋通身是病無下藥處耳安得大賢君子正其根本使萬目俱擧吾民得樂其生耶嚴陵之政遠近能言之蓋惻隱之心發於誠然加之明敏何事不立方南軒從善之亟先生嘗與閒坐立所見什物之類放得不是所在并不齊整處先生謾言之雖夜後亦即時令人移正之楊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梁濟謙德隣覆校
福州涂振新銘三分校
閩縣曾兆霖嘉齋分校

同治五年福州正誼書局重校開雕